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牛津通识读本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英国] 詹姆斯·富尔彻 / 著

张罗 陆赟 / 译



译林出版社

[英国]詹姆斯·富尔彻 著 张罗 陆赟 译

牛津通识读本 ·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英)富尔彻(Fulcher, J.) 著; 张罗, 陆贇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1

(牛津通识读本)

书名原文: Capita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ISBN 978-7-5447-2696-2

I. ①资… II. ①富… ②张… ③陆… III. ①资本主义—研究
IV. 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3963 号

Copyright © James Fulcher 2004

Capitalism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4.

This Bilingu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1-272 号

书 名	资本主义
作 者	[英国] 詹姆斯·富尔彻
译 者	张 罗 陆 贇
责任编辑	於 梅
原文出版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毫米×889 毫米 1/16
印 张	18
插 页	4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696-2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联系电话: 025-83658316)

序言

颜鹏飞

什么是资本主义?它走向何处?这两个问题是困扰人类数百年且颇具争议的重大问题。

西方学者对上述问题各持己见,众说纷纭,给资本主义戴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帽子,如“晚期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慈善资本主义”、“更具人道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金融帝国”、“后工业社会”、“业主资本主义”、“经营者资本主义”、“经营货币资本主义”、“华尔街资本主义”、“投资商资本主义”、“利益共享资本主义”、“法人资本主义”、“有计划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调整的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社会”、“后文明化社会”、“电子技术社会”、“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以及“新型帝国主义”、“超级帝国主义”、“货币帝国主义”、“资源帝国主义”、“粮食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或“金融帝国”、“灾难资本主义”、“新新帝国主义”等等。

本书作者詹姆斯·富尔彻(James Fulcher)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的制度,它的本质特征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投资;资本主义生产取决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工人们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工资奴隶”;危机和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常态特征之一,经济发展的稳定期只是例外。富尔

彻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改变了世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自身也在发生变革。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同时,也经历了两次转型:从无序型资本主义(这一阶段包括整个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转变为管控型资本主义(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后者的特征是福利国家、国有化运动和“市政社会主义”运动^①。从管控型资本主义发展到“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又一次重大转型。后者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信奉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运作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

该如何评价资本主义的转型呢?作者詹姆斯·富尔彻看来是力主资本主义改革的温和派,他在审视了瑞典、美国和日本三种截然不同的管控型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与转型之后认为,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但也尚未显露出最终危机的迹象。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市场社会主义者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则在《超越资本主义》(2011)一书中披露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七大问题——惊人的贫富差距、持续增长的失业、在职人员劳动的强化、与财富的空前增长相伴随的贫穷的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民主的退化和自然环境的恶化——进而得出激进的结论:必须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物。

① “市政社会主义”运动追求“普遍的公共产权”,不仅教育和医疗脱离了市场,其他重要的工业和服务也是如此。它将煤气和水的供应收归国有,并且提供公共所有的城市交通。1890年颁布的法律给予市政议会建造房屋的权力,政府由此开始为公众提供住房,到1979年有1/3的英国家庭住在公共住房里。

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必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和“三个有利于”(“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就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的科学论断诠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并且在论证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阐述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弹性和生命力。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有一定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功能。随着时代及其主题的变化,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资本主义制度力图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例如,随着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生产关系已从萌芽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股份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发展到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并存,资本的国家所有制、资本的个人所有制与资本的股份所有制并存。

世界各国自二战以来,表现出合作、和平、发展以及变革、调整 and 转型的时代特征。应该强调指出,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迫于生存压力进行调整和改革的推动力。2008年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风暴表明,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变革和调整时期。这就从一个侧面印证

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变革性的论断：“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性没有因此而改变,但是调整和变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能无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应该充分估计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自我调整、自我变革的能力。

新的变化、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和非和谐的举措,以及资本主义内部滋生的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主要有:

1. 通过全球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享受生产力红利、全球化红利和制度红利。
2. 关注和扩充软实力和巧实力。
3. 扩充中产阶级。
4. 发展社会保障制度。
5. 重视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
6. 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
7. 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论。
8. 西方国家,尤其是北欧表现出“民主社会主义”化倾向。

应该指出,美国耗费了近一个世纪,日本用了半个多世纪,韩国用了大约 1/4 个世纪,才使得社会矛盾和非和谐情况有所缓解。可是,上述做法在客观上却又带来另外一种后果和发展趋势,即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和障碍,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对资本关系自身规定性及本质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危

机（尤其是此次特大型金融危机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个证明。资本主义只是历史长剧中的匆匆过客，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2012 年 11 月 23 日

于武昌珞珈山

致谢词

感谢莱斯特大学给予我学术假期,使我得以完成本书。

前言

正如我在第六章所提出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常态,但人们普遍认为,当前我们所处的经济危机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我想借写这篇前言的机会对此略谈几句。

当前危机的直接根源在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如英国。房价似乎在无限制地上涨,这使得房产看起来成为一项安全的投资,对于买房者和借贷者都是如此。银行竞相放贷,通过佣金和红利等手段激励销售员提高业绩。各家银行间的竞争如此激烈,致使个别银行愿意提供远高于房产面值的贷款额度,比如英国的北岩银行就提供相当于房价 125% 的贷款。在美国,另一项常见举措是提供在初始阶段利率极低的贷款以吸引借贷者。银行迫切想要放贷,不仅因为它们能挣得利息,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能将贷款项目“证券化”,将它们打包销售给其他金融机构,后者正试图寻求安全的投资赢利方式。

房价不可能无限上涨,房产泡沫最终破灭了,这不足为奇。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房产市场的震荡将导致影响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性危机。为什么会这样呢?

许多所谓的“次级”借贷者受人蛊惑,接受了他们无力负担

的贷款。当房价开始跌落时，提供贷款或投资其中的金融机构在试图收回房产以回笼资金时遇到了麻烦。但真正导致这种情形转变为危机的是这些机构的高负债率。它们借了大笔资金（通常是从国外），用于发放贷款或购买贷款投资组合。美国主要投资银行的借款金额相当于它们自身资本的 30 倍。

银行从“杠杆效应”中获得巨大利润，它们的股票价格一路飙升，但它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多么危险。它们以为自己很安全，因为它们使用了尖端的新金融技术来消除风险，但它们并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些技术，其效果远不如预期。看似岩石般牢固的美国金融机构——纽约的投资银行如贝尔斯登、美林、雷曼兄弟，抵押金融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全球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都背负了远远超过自身偿还能力的巨额债务，面临着破产的绝境。

随后危机迅速波及全世界。一家又一家知名金融机构不得不依靠政府援救。当雷曼兄弟获准宣布破产时，全球金融圈一片恐慌。还有哪家银行安全呢？各家银行纷纷担心贷款无法回收，因此不愿意相互借贷，银行间贷款利率由此上升。那些背负巨额债务的银行极力回笼资本。资本被存储起来。

这场危机的范围已经超出了银行。它在整个经济体扩散，因为存储起来的资本冻结了整个金融体系。正常的经济活动需要金钱在借贷双方之间往返流通，但如今“贷款紧缩”终止了金钱的流动。那些需要借钱以维持日常运作的普通公司发现贷款忽然变得极其困难。切实可行的项目也不得不暂时搁置。在英国，需要私人资本的学校和医院建设项目遭受了严重影响，而为了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能正常进行，英国政府不得不用公共资本来替代私人资本。政府竭尽全力试图降低利率，从而

使银行恢复贷款。

当政府帮助银行恢复正常贷款后,这场危机会结束吗?问题在于,危机触发了累积性的通货紧缩机制。破产、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下降、销售和价格下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经济走向萧条。出于对未来的担心,人们开始增加存款,减少消费。正如第六章中所描述的日本的案例,类似的螺旋式经济紧缩很难化解。无论如何,当前的情况相比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当时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出现螺旋式经济紧缩,对于日本商品来说,依然有巨大的海外市场。如今,螺旋式经济紧缩波及全球,日本的出口额急剧下跌。

金融危机也戳破了另一个更为巨大的泡沫,那就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累积的债务泡沫。越来越多的消费,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由债务提供资金。到危机降临的时候,美国的债务总额已经比国民收入的三倍还要多。对于消费者(以及公司和银行)来说,借债的成本很低,因为利率很低,且远东和中东的资金大量涌入了传统的工业社会。在远东和中东社会里,居民储蓄率高,并且外贸出口获得大笔盈余,这些资金必须到外部寻求投资对象。事实上,对于新兴的生产国而言,资金流入传统工业社会至关重要,因为这些钱促进了对出口商品的消费。

目前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管理制度和金融政策上,这两方面的失败使得债务发展到无法维持的水平,但如果没有债务激发的消费,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过度生产的危机。资本主义特有的激烈竞争、由竞争驱动的技术进步,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在新兴国家的扩散,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推动生产达到新的高度。要想吸收如此多的产品,消费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不断增长的个人债务。但是,累积的债务只不过延缓了过度生产的危机;债务

使生产得以进一步扩张，实际上使得最终发生的危机变得更为糟糕。危机发生后的债务收缩揭示了潜在的危机，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大量待售的车辆。这就是资本主义潜在的过度生产倾向，对此马克思早就提醒过（参见第六章），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所在。

私人债务在收缩，但公共债务一直在扩张。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削减税收和增加支出来消解螺旋式通货紧缩并增加消费，但它们随即面临公共债务增加的问题。这些政策背后的凯恩斯主义逻辑非常明确，将经济活动维持在较高水平相比其他选择能保持更高的税收和更低的福利成本。但是，公共债务必须由某一方提供资金支持。如果政府试图过度借款，它们的贷款来源可能会被耗尽。无论如何，公共债务必须支付利息，并且最终通过采取更高的税收和更少的政府支出来削减，这一做法将在未来的某个阶段抑制需求。最根本的问题是，无论政府做什么，债务、消费、生产三者间将相互影响并出现衰退，这一点看起来难以避免。

当前突然盛行的政府干预是否意味着我们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我在本书的第三章提出，“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或许我们可以说，现在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到来，因为正是“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让市场的力量为所欲为，从而催生了当前的危机。金融机构获准自由借款，并且可以投资于任何它们中意的经济活动。金融机构间日益激烈的竞争造成了竞争性的贷款操作，从而产生了房产泡沫。随即，在金融衍生产品方面赌博似的投机活动（参看第一章中论述尼克·李森的投资活动的部分）火上浇油，这些投机举措打压了陷入困境的银行的股价。忽然之间，

人们都在谈论一个新时代，谈论严格管制、对金融行为的政府监管、银行的国有化、对陷入困境的产业提供政府支持、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等话题。

但是，如果就此匆忙得出结论，将政府的紧急干预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方向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将银行收归国有可能只是临时举措。英国的工党政府在态度上并没有发生意识形态上的转变，他们逐步地、不情愿地接管银行的做法说明了这一点。他们这么做，目的在于保持金融体系的运作，而不是因为相信公有制的好处。英国的全面私有化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看起来当前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反拨。资本主义将坚持重新市场化的做法。

必须要指出的是，正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管制本身对于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来说并不陌生。尽管不充分的管制使得当前的危机得以发展，但创建一个新的管制机构以避免滥用市场行为并维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国家引导与国有制对资本主义有害，但是国家管制事实上对于资本主义的运作至关重要。

毫无疑问，很多事取决于危机的程度与持续时间。当前的危机是一次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几乎所有地区的生产都受到影响。据预测，2009 年美国、英国、欧元区及日本的经济都将衰退。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一样，国家保护的政策可能使危机加剧。尽管每个国家都在公开反对保护主义，但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些国家正试图保护它们的产业，并把投资集中于国内。国际贸易正在衰退，一些人担心某种“去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发生，这一过程将伤害所有国家，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尤为剧烈。

不过全球衰退的程度可能被夸大了。据预测,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在 2009 年将继续增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中国的年增长率为 8%,印度为 6%,尽管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依然会取得大幅度增长。尽管对西方出口减少给中国带来了问题,但是,中国拥有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中国的国内市场足以推动经济自足增长。要想设法摆脱现有的全球经济危机,关键在于远东地区的经济体:究竟它们现在是否能够自给自足,推动经济增长,抑或国际贸易将它们如此紧密地与传统工业社会捆绑在一起,以致它们也将一起衰退,就像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一样?

2009 年 4 月

目录

前言 I

- 1 什么是资本主义? 1
- 2 资本主义源自何方? 19
- 3 我们如何走到今天? 38
- 4 全球各地的资本主义都一样吗? 58
- 5 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全球化? 79
- 6 危机? 何种危机? 99

索引 121

英文原文 129

什么是资本主义？

商业资本主义

1601年4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第一支远航船队前往东印度。经过18个月的航行，四艘船只——“升天号”、“猛龙号”、“赫克托耳号”、“苏珊号”——从苏门答腊和爪哇返回，带回的货物以胡椒为主。此次冒险的成功促使同一批船队于1604年3月离开伦敦，开始第二次远航。船队返回时，“赫克托耳号”和“苏珊号”率先启程，但“苏珊号”在海上失事，而“赫克托耳号”则被“升天号”和“猛龙号”救起，当时它正漂流在南非附近的海上，多数水手已经死亡。三艘船于1606年5月回到英格兰，带回了胡椒、丁香、肉豆蔻等货物。投资于这两次航行的股东们从中获得了相当于投资额95%的利润。

1607年，船队的第三次远航同样取得成功，但1608年“升天号”和“联合号”的第四次航行却是一次彻底的灾难。“升天号”抵达印度的西海岸，却在那里因为它那“傲慢且固执的船长”的错误决定而失事。他忽视了当地人关于浅水区的警告，导致船只搁浅。“联合号”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港口停靠，在那里船员们遭遇埋伏，船长被杀，不过“联合号”依然抵达苏门答腊并满载了货物。但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联合号”在法国布列塔尼